

保育荃灣三棟屋 展客家農村風格



◆ 三棟屋因其村落結構完整，保持客家農村風格，所以被列為法定古蹟，並改建為博物館，開放給市民參觀。

◆ 邱逸（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香港歷史博物館歷史教育計劃顧問、香港電台歷史節目主持人，近著包括《香港極簡史》。）

FUN享歷史

逢星期五見報

一直以來，荃灣的發展均以青山公路南面為主，三棟屋剛好位於青山公路以北，附近一帶雖有發展，但卻比不上荃灣南部地區。

1977年，港英政府決定將地下鐵路延伸至荃灣，並為此在荃灣北部（青山公路以北）大量徵收土地，過程中遷拆不少原居民村落，三棟屋就是其中一座。當時的三棟屋村民為配合社會整體利益，同意搬往象山附近的重置村，並於1980年入伙。然而，新的重置村與其他原居民重置村類似，新居所為三層的平房建築，而宗祠亦如其他重置村一樣，不再與原居民居所相連，打破了三棟屋原有的堂屋群格局。

港英政府原本預計，三棟屋重置村可建132幢三層平房建築，但當時的原居民與政府商討，願意放棄部分平房建築，以換取更多土地興建新宗祠，故最後三棟屋重置村的平房建築只有124幢，而新的宗祠亦較一般重置村的宗祠廣闊得多，位處獨立的台階，有一行人天橋橫跨行車道路，與三棟屋重置村相連。

1986年，重建的陳氏宗祠落成。鑑於三棟屋陳氏族人多年來一直為荃灣的發展及社區建設作出顯著的貢獻，透過

時任新界政務署署長許舒博士（Dr. James Hayes）的推薦，獲時任港督尤德爵士送贈「民德歸厚」題匾，成為首個獲此待遇的原居民宗族。

此外，由於有數個相當富裕的原居民家族在堂屋群以外的村落範圍內，擁有廣闊的土地及寬敞的大宅，故政府在遷拆時，在三棟屋重置村以外，近老圍附近撥出土地（今逸廬、流芳園、永華臺等）補償給他們。直至今日，在鄉郊代表（村代表）選舉中，除三棟屋重置村外，逸廬及流芳園亦屬三棟屋村範圍。

另外，政府將三棟屋重置村與三棟屋新宗祠之間的道路，命名為「三棟屋路」，東起和宜合交匯處，西至老圍路，是荃灣區唯一一條不在村落原址附近，而在重置村附近以村名命名的街道。

有見於荃灣在戰後的急速發展中，從未對任何建築作出保育，而三棟屋村落結構完整，保持客家農村風格，荃灣理民府與荃灣新市鎮發展辦事處在清拆該村前，已首先聯合提出保育建築物的建議，但港英政府初期的反應非常冷淡。

直至1981年，三棟屋村（原堂屋群）被列為法定古蹟後，港英政府才決定將三棟屋堂屋群改建為博物館，其餘範圍則清拆，以興建地鐵車廠及其上蓋的綠楊新邨。三棟屋博物館於1987年正式開放，其修復工程更於1990年榮獲亞太旅遊協會頒發的「太平洋古蹟大獎」。

曹叡歲數有誤差 生卒年間藏隱情

歷史今昔

逢星期五見報

上兩期都是講曹丕、曹植與甄氏的生平故事，今天還是繼續說曹家。「曹家恩仇錄」都寫兩期了，還有事值得說嗎？真的有！上星期說過曹植的兒子，今個星期就說說曹丕的兒子。

曹丕的兒子，也就是後來的魏明帝曹叡，先來看看陳壽在《三國志》中的記載：「三年春正月丁亥……帝崩於嘉福殿，時年三十六。」單是這一句，或許大家看不出什麼問題，那麼再加一點資訊，曹操是在建安九年八月才入主鄴城，大家現在看出有什麼問題了嗎？

裴松之在為《三國志》作注時，把年份時間數了一數，發現不對勁。正如上文所說，曹操在建安九年八月才到鄴城，然後見到袁熙的老婆甄氏，這才讓兒子曹丕娶了甄氏入門。就算成婚當晚洞房花燭立即懷孕，也得懷胎十月，曹叡最快也在建安十年才趕得及出生，從建安十年到青龍三年，也只過了34年，就算加上虛數，曹叡最多也只是35歲，與「時年三十六」肯定是有矛盾的。

對於這個問題，裴松之沒有作任何解釋，就提出36歲不對而已，但後世的史學家就對此有不少推測，其中又可以分為兩派。

第一派認為是陳壽寫錯了。這個想法很簡單，建安九年這個時間點是不會錯的，而青龍三年也不會錯的，那最大可能就是陳壽數學不好，算錯了，所以才寫36。

另一派的想法則複雜得多了，如果36歲是正確的呢？那就代表背後有很多隱情，青龍三年不假，曹叡也就不會



◆ 曹叡的親生父親是誰，真相已經跟着當時人埋進陵墓，沒辦法再考證。圖為考古人員挖掘曹叡祖父曹操的高陵。影片截圖

◆ 布安東（歷史系博士，興趣遊走於中西歷史文化及古典音樂。）

冬天行山重保暖 風寒效應惹風寒

氣象萬千

逢星期五見報

今天夏天特別長，終於等到有點涼，「冷系有型少年行山團」終於可以出場，那麼冬天行山有什麼天氣狀況要留意呢？

冬天雖然少點機會落雨行雷，但在天晴乾燥、雲量少的日子，日夜溫差就會比較大，尤其是新界地區，一早一晚可能會比市區低幾度，所以行山時除了要帶足夠的食物和水、指南針，還一定要帶外套，因為每行上一百米，氣溫大概會低0.6℃，如果風又大，風寒效應會令人覺得更冷。

考考大家，冬天行山最怕一種鋒，是什麼鋒呢？答案就是冷鋒。當冷鋒橫過香港期間，氣溫很多時會急跌，能見度也會降低，甚至會下雨，除了影響方向判斷之外，如果沒有足夠保暖，甚至會出現低溫症。

出門口前，大家記得要看天文台的九天天氣預



◆ 風寒效應會令人覺得更冷，如果沒有足夠保暖，甚至會出現低溫症。影片截圖

報，以及香港遠足路徑天氣服務網頁，確保天氣適合戶外活動。在起始點見到天文台設置的QR code，一定要掃一下，看看遠足路線的最新天氣預測，再決定是否出發，這樣就最安全了。

還有一點要注意的，就是冬天的日落時間會提早，要計劃好行程和時間，加上頭燈就最安全了。



◆ 香港天文台（本欄以天文台的網上氣象節目《氣象冷知識》向讀者簡介有趣的天氣現象。詳情可瀏覽天文台YouTube專頁：<https://www.youtube.com/user/hkweather>。）



◆ 中國歷史上曾發生多次改朝换代，但用「篡」字形容的，則只有王莽篡漢。圖為考古學家清理剛出土的漢代陶器。資料圖片

政權更替非少數 唯有王莽獨稱篡

輕鬆讀中史

隔星期五見報

公元9年1月10日，已經先後稱「攝皇帝」「假皇帝」，並已攝政兩年多，實際掌握漢朝統治權的王莽，終於完成改朝換代的最後一步，正式稱帝，建國號為「新」，改京師長安為常安，封漢朝末代嬰兒皇帝孺子嬰為定安公；改年號為始建國元年，傳統歷史稱之為「王莽篡漢」。

若純粹從當年漢高祖劉邦擊敗項羽，建立漢朝後，便與開國功臣們立下「白馬之誓」：「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的這種「劉氏天下」標準，去衡量王莽改漢為新，南面稱帝，這無疑是「篡漢」。不過中國歷史上改朝換代不知凡幾，且不說「湯武革命」、「農民起義」一類以武裝力量推翻前朝政權的軍事行動，即使以非軍事的「和平」手段來完成政權更替的也為數不少。

兩漢之前，著名的有「三家分晉」、「田氏代齊」等，兩漢之後，「武周代唐」、「陳橋兵變」之屬也非寥寥，但所有這些改變，史家們卻沒有稱之為「篡奪」。雖然武周代唐，曾引起史家非議，但最終傳統史書仍不過分指罵武后篡唐，僅僅稱之為「武周代唐」或「武周革命」而矣。惟有王莽改漢為新，至今仍多言其篡位，似不公平。

雖然歷史上各種變故，情況各異，不能完全類比，但諸如王莽代漢、武后代唐、趙宋代周等卻有驚人的相類似之處，而結論則大相逕庭，前者被貶為「篡奪」，後者則不忘「頌德」一番。歸根究底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因為王莽最終改制失敗，才落得一個篡位的千古罪名。

上舉「三家分晉」、「田氏代齊」、「武周代唐」、「趙宋代周」等，或許歷代史家、學者均以為順理成章，故不言其篡；惟王莽代漢，並非順理成章，因而其言篡漢。甚至有當代學者指出：「王莽的權變手段表現得淋漓盡致，隨之而煽起的權力慾望又分外強烈」「王莽刻意地護着罩在頭上的偽善和道德，正是取得成功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這就是說王莽的野心膨脹，靠權變上台，根本談不上什麼順理成章。

這種權變的說法，雖有一定的代表性，但究其根據，卻不出東漢班固在《漢書·王莽傳》的定論。事實上，基於推翻「新朝」政權的東漢開國君主漢光武帝劉秀，是打着復興正統劉漢統治的旗號，這樣王莽就不能不被視為「篡奪」，並必須將其「篡漢」的「惡行」寫入史冊之中，以徹底否定其所有地位。這樣班固評論王莽時，就必須是站在「揚漢貶新」的政治立場之上。所以，《漢書》中稱王莽是「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邪。」

班固直言王莽「色取仁而行違」等，實際上指的就是權術。也就是說，王莽本是不仁之人，而裝作仁者之狀，目的是騙取天下臣民的讚譽，其所作所為實皆背仁義之道。就在班固的鼓吹、東漢朝廷的背書下，「王莽篡漢」之說，便一語定音，從此成為後世二千多年的「定論」。

◆ 羅永生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中國歷史教學及研究中心主任

「全港青少年繪畫日」得獎作品

藝育菁英

隔星期五見報

姓名：曾希琳 年齡：14
學校：弘立書院 畫作：HONG KONG REBORN
評語：整體畫面戲劇張力強烈，作者做了充足的資料搜查，令畫作布局內容豐富。引人思索畫面所有傳達的意念，色彩運用得宜，表現技巧活潑可愛，不過分的細節刻畫令內容表達流暢，是一幅耐人尋味的佳作。

◆ 資料提供：藝育菁英

